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斯文變相

### 第九回 講聖論牽涉閻羅王 賦情詩推托西王母

卻說魏伯尼接連喊那姓字時，忽然放直了聲音道：「姓柳。」喊了這兩個字之後，登時跌倒。冷鏡微便照著他的遺命，葬在書墓旁邊。不到幾天，高升回來了，說那魏老八的房子，已經轉租著人家，欠著許多的債，沒處抵償，便逃奔別處。高升找了十多天，找到一個蝦蟆鎮的地方，問著煙鋪裡，才知他住在一個土地祠裡。走到那土地祠時，只見火燄冲天，魏老八已經葬在火窟之中。冷鏡微聽了，自然暗暗流淚，收拾行裝，搭了一隻義渡船，由鎮江到了南京，訪問那姓柳的消息。但是只有姓，沒有名字，向何處打探呢？這日剛到文德橋一帶玩耍，忽見一個老者，身穿補褂，腳著烏鞋，頭上戴著一頂銅盆式的緯帽，一個荸薺大的銅頂子，上面的銅鏽，已經長得個斑駁陸離了，並且螺絲旋也鬆鬆在頭上，東倒西歪，就像把戲攤上賣的不倒翁的。一路走來，手裡拄著一枝毛竹煙桿，背上繫了一個黃緞子的包袱，後面還跟著幾十個小孩子。進了夫子廟，放下煙桿，向頭門作了三個揖。冷鏡微看得奇怪，跟到明倫堂，那老者打開包袱，捧出一部《聖論廣訓》來，端端的放在案桌中間，點了香燭，顛巍巍的跪將下去，磕了三個頭。把兩手拄在地上，使著氣力，想要繫起來，繫了半晌，氣呼呼的閉了好一回眼睛，調了好一回鼻息。冷鏡微倒起了一片哀憐之意，走到後面，便把那老者攔胸一抱，抱他站起。那老者回轉頭來，勒著兩隻枯眼睛，看不清冷鏡微的面孔，戴上眼鏡，望了好幾下，大聲說道：「你這人到這講禮的地方，怎樣半點兒禮節也不知道？看你的模樣，倒像玲瓏一個上書房的小孩子，是從的哪位先生？難道連禮節都不教導麼？俺姓柳的，活到八十多歲，照著古禮上，八十杖於朝，我到明倫堂上，帶著毛竹煙桿，總算是名份上該有的了。至於那上殿給扶一節，除是做了相國，奉了皇帝的旨意，方可以用得的。你這人知道天地君親師，是一樣的麼？現在《聖論廣訓》高高的供在案上，至聖先師的大成殿，離著不到一箭之路，有這君師兩層，壓在我們頭上，怎好這樣的不當心呢？俺姓柳的自幼便讀得聖賢的書，又蒙皇上的恩典，中了個舉人，挑了一個候選教諭，這禮節是越發要守的了。」說著腰袋裡摸出兩粒桂圓，含了好一刻，吐出核來，按著《曲禮》上的規矩，把兩個核收在腰袋裡。不料腰袋一翻，嘩啦一響，那些桂圓和蜜棗糖果之類，散了一個滿地。吩咐那跟來的小孩子，替他拾起，嘴裡聲聲不住的，喊是罪過罪過。

從靴筒裡拿出一枝筆，翻開一本功過簿，在本日子下面，畫了筆管粗的三大畫。冷鏡微不敢則聲，聽他說是姓柳的，只伯就是魏伯尼先生的老友，便格外的恭敬。只見那老者脫下眼鏡，收好了功過簿，整一整衣袖，重行叩首。足足去了兩點鐘的工夫，才把這三跪九叩首的禮行完了，打開聖論，高高的宣讀了一遍，慢慢講起。那時來聽的人，漸漸多了，大約不過挑夫、菜夫、糞夫之類。有的挑著扁擔的，有的扶著菜籃的，有的把腳蹠在糞桶上的。內中還有些賣油條的，提花生瓜子籃的，把一個明倫堂下，早擠得一個撲滿。那老者越講越高，引證了許多故事，說是那個人學好，文昌那邊，怎樣的罵他、打他、發落他。把那些聽的人，一個個都說得驚心動魄，眼淚鼻涕，都流將下來。正在講得高興，忽然來了七八個穿靴戴頂的，走進明倫堂，行了禮，分兩旁站著。那老者朝著他們，很怪了幾句，說他們來得太遲，他們也應聲諾諾的。講到完了，早挑來兩桌酒菜，原是個暴發戶蔣二驢子送的。這些書呆子嘴裡淡出鳥來了，便樂得前來附和，每月騙他兩次的酒菜，只有柳老頭是個真心。冷鏡微暗暗察訪，知道他名叫樹人，混名柳二呆子，住在琵琶巷東邊，就在家裡開門授徒，學問是南京城裡獨一無二的。冷鏡微擇了個日子，前去受業，說出魏伯尼臨終的話來。

柳樹人很為歎息，說道：「魏伯尼的一生，是很好學的，講的經學也極好，只有吃鴉片一層，是非聖不經，所以文昌帝君罰他這樣，將來見了閻王，只怕拔舌下地獄是不能免的，老夫很替他耽心呢。」冷鏡微知他有些呆氣，也不和他辯駁。那天柳樹人在牀上，忽地哼起來，只當是病，吩咐高升去請他的孫子。

他孫子細細一查，搬開牀架，吩咐木匠，把那裡的樺頭一鬆，登時哼聲止住，並沒什麼破冷鏡微著實詫異。原來柳樹人和一個顏制軍。是個老同年。顏制軍到了兩江，便吩咐鹽運使，替他弄了個掛名差使，每月一隻銀子的乾薪。柳樹人接著這等銀子，為他是個無功之祿，怕被閻王見罪，分文不敢用他。生怕孫子們要洗刷他的，只得帶在身邊，安在兜包裡面，那兜包是晝夜不解的。遇著善舉，不管保嬰會、惜字會，就盡數捐去。

這番帶著銀子上牀，不料滾到牀裡，刮在牀架縫裡，動彈不得，又怕喊了人，要偷他的銀子，挨痛不過，所以才哼起來的。

光陰迅速，在學堂裡過了大半年，已是明年的春尾。學堂前面本來有幾十株桃樹，經過了幾番風雨，灑落得滿地腥紅。

那日正是三月三十日，柳樹人披衣早起，著人在學堂當中，平排著幾張桌子，安了三個寶座。焚上香燭，行禮已畢，便畫了一道朱符，禱告一番，向爐上焚了。學生裡有個姓章的，名叫木仁，是扶乩的好手，不管什麼牛鬼蛇神，到他手裡，自然都會做出幾首歪詩來。這日章木仁，端上沙盤，指那香爐上的煙，向一個同學名叫魏瑚筵的道：「煙已直了，大仙來了。」兩個人分立兩旁，把那乩板扶起，冷鏡微瞧那上面，寫的是一首唐詩。

章木仁讀給柳樹人聽道：「瑤池阿母綺窗開，黃竹歌聲動地哀。

八駿日行三萬里，穆王何事不重來。吾乃執符使者是也，今日王母駕到，速迎。」柳樹人趕忙向外作了幾個揖，只見乩上又寫道：「西來弱水隱逸逸，金作欄杆玉作橋。巨怪朔兒太嗚嗚，千年一度一偷桃。吾乃西王母是也。」柳樹人剛要下跪，乩上又寫道：「柳老免跪，今日諸位女仙同降，快快設座。」柳樹人屏著鼻息，向上面作了許多揖，只見那乩又動著寫道：「哈哈，柳老是個道學先生，今日諸位女仙，打從瑤池到此，想借這道學先生的香案，做幾首瘋魔詩呢！你看前面一帶的桃花，都撲撲簌簌的鋪在階前，比起俺那瑤池會上的蟠桃花，就傷心了許多。不免就拿這落花，做過題目，我也顧不得老丑，先寫出一首來，給你們道學先生瞧瞧，給你們這些道學先生的門生瞧瞧。」冷鏡微的生平，沒有瞧過仙家的詩，兩眼釘在乩盤上，看那乩寫道：「小印曾經篆玉苔，花前回首黯魂銷。狂催太息風姨妒，偷嫁應遭月姊嘲。金谷春殘餘墜粉，楚宮舞罷憶纖腰。

群芳只合瑤台住，定有仙人降鶴招。」冷鏡微仔細一讀，看來這首詩，不像王母的口脛，不便插嘴。接著便是董雙成的和作道：「殘紅掃盡擲青苔，無奈春光一霎銷。有限繁華同水逝，幾回冷落被風嘲。凝脂洗盡難為淚，金帶圍寬瘦損腰。枝上杜鵑啼最急，不須青鳥把魂招。」冷鏡微看得有些詫異，這個分明像那悼亡的口氣，哪是什麼仙人的吐屬。接著就是許飛瓊、段安香、婉凌華一班仙女的和作，冷鏡微也無心觀看了。站在桃花樹下，拾那地上的花片，一面嗅著，一面看那章木仁扶完了一首詩，便讀一遍給柳樹人聽。柳樹人聽了一遍，便恭恭敬敬作上一個揖。到得眾女仙詩都和完了，乩盤上又寫出請柳老和四個字來。柳樹人卻是個經學先生，那詞章一層，本來不十分在行，並且荒了多年，連試帖詩都沒有動過筆。忽然奉了西王母的命，又不敢不做，便走到旁邊的案上，認真的苦吟去了。

哪知道章木仁為的釣魚巷，有個相知名叫白玉春的，感冒著風寒，請他求個仙方，湊巧已到門首，特地把這位老夫子剔開去的。那白玉春走進堂來，滿堂的學生，十七八雙眼睛都釘在她一人身上。仙方求過了，便低低的向章木仁道：「木少爺，你來呢。」章木仁點頭會意，兜著眼睛，送她出了大門，一溜煙跑到門外，吃了幾筒香煙趕到堂來。不提防走得張惶了，一個詩本子，從袖籠裡拋了出來，被冷鏡微拾起。冷鏡微揭開一看，什麼西王母、董雙成的詩，都在上面。原來還不是悼的夫人，是章木仁在上海結識的信人，名叫玉苔華的，本想替她贖身，不料一病嗚呼，所以做著幾首歪詩，請幾個花月場中的朋友，和了許多首，後面還有一篇四六的序文。冷鏡微只看了兩行，便被章木仁瞧見，兩頰飛紅的向冷鏡微手上一把奪去。冷鏡微背那兩行四六道：「東風無賴，常飄倩女之魂。明月多情，慣照離人之影。即空即色，萬種淒迷。憐我憐卿，一般淪落。」

冷鏡微讀一句，章木仁就作上一個揖，搖上一次的手，冷鏡微只得住著嘴了。再看那老夫子時，還在案桌上搖著頭，在那裡搜索枯腸。冷鏡微走到案前，只見一張白紙，寫了兩行，一行是恭和西王母落花詩原韻七律十二個字，另一行只得七個字，確是個經

學家的手筆。你道是那七個字呢？這位老夫子，因為頭一個韻是苔字，想來想去，只有詩經上「防有鵲橋，邛有紫苔」，這個苔字的韻腳最妥當，把詩經上的兩句，駢成一句，數起來恰好是個七言，叫做防有鵲橋邛紫苔，非常的得意。看見冷鏡微走來，便把紙頭給冷鏡微一看，說道：「這個韻腳像鐵板不像鐵板？」冷鏡微含含糊糊的，答了一聲像。老夫子自然是老興勃發了，說道：「我底下還有一句沒寫呢，你看好不好？」便道：「誰個予美恨難銷，上四字，還是用的詩經。」冷鏡微欲笑不得，連聲道好。章木仁和魏瑚篋還在那乩壇上，嘶喇嘶喇的拿著一塊乩板，不住的拖來拖去。不料外面來了一個人，身體很肥大的，喘氣吁吁，大踏步走到乩壇旁邊，拿一張新聞報紙，使著勁向案上一摔，摔得乩盤裡的沙灰，撲撲的飛動，迷得章木仁一眼。只聽那人的聲如雷動，罵著講道：「這是什麼世界，什麼日月了？你們這一干的胡塗蟲，還在這裡乾這些把戲。」要知來者何人，且待下回分解。